





原件短缺

1~2卷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辛集卷之三

公儒學門 文類

書一

與李養吾書

謝疊山

某惟祖宗於舍選擢倫魁視進士上三恩數尤渥賜袍笏大成殿下即日授國子錄升崇化堂與兩司成張李官序爵而坐不待親民而入朝固以執政宰相望之矣後雖逾初意失舊法西澗七年給札亦未為遲執事坐如亭時声名赫二喪辰宗師諸老先生恨識面之晚出場屋以程文示同舍竟曰公降辭服推讓為第一登名日果巍然冠羣英七年三優如執左契科目由人重誰不以西澗芳躅期之恬退六年僅得一亭官在外為澗司掾人皆曰不才宰相必不能容矣天下第一流人物當以養吾進退去就規之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世之棄才養吾不

屈節受辱官於陳宜中留夢炎劉黼柄國之時吾知天地祖宗之意已有所屬宇宙大變一世無全人饒信時文之士勇為亂臣賊子者尤衆少康逃匿有仍氏者四十年宣王逃匿召公冢者十有四年夏周諸侯公卿大夫背叛者不見於史策是何三代忠臣之多也養吾潔身全節於深山密林間屹然如黃河之有砥柱先儒謂世有非常之變天必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吾於是有望矣 藝祖皇帝最重讀書人天地折袂之餘正望其整頓人極傾頤之際正望其扶持在天之靈想亦不能忘情也子房不能存韓而歸漢孔明不能興漢而保蜀君子憐之今日之事視二子尤難處公移山精衛填海取訕笑於腐儒俗吏鄙夫庸人固宜程嬰杵臼柴殺申包胥果何人哉天地間大事決非天地間常人所能辦使常人均能辦大事夫亦不必產英雄矣夷狄不可為諸夏之王古今未有絕正統之時使君臣上下同一豺狼蛇豕之心而可立國奉宗皇帝必不再出而亡

儒孝門

矣使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而終為川日所滅使君無桀紂幽厲之惡而一廢不復興少康宣王東周蜀漢之事皆不可信矣人力終有窮天道終有定壯老堅一節終始持一心吾獨於養吾有望其嘗有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顧養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文之士比曰大言無當也

與劉共父論孝

張魏公後

其持啓辱問勤至致二以遠業為事良欣嘆也請試道所聞孝以靜入惟靜則明行以禮始由禮則正二者對治法耳古之君子未有不汲汲於此而於道有見也公其勉之異時誠一持又道力內充小而耳目声色之娛大而死生利害之變皆不足以

動玉足志然後能有所建立于天地間此聖賢之心法也其再啓

六言胡鍾深論易

謙居士定

其老朽無用常欲緘口列俗迂疎之孝得遂棄置私心所向然以吾友聽過情之問奮苦志之志曠心無擇主善而適當風之竅雖真泯聲不可得也示喻見乃謂之象若如是言推為文辭則可於見變則未必公不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大極邪語直傷交惟尊亮察

與呂安老論孝

胡文定

兒曹外甥輩比過洽字在鎮為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宏宜提耳誨導之在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優借且公且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後與民瞻叔夏遊苟有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不令貳其過在二公即安國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來俗習頹靡此風日以替矣安老器識過人當今之望津途軌則當以往哲自期庶幾此風

馬季常

感珍感

之後見也郵報十五卷并五月分者并以歸納乾菌承貺示珍

與劉平父書

朱文公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二後進業恐不可廢昨者歲前有欲奉聞者往二以紛冗不暇及亦嘗令表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則又以不急之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愚意講學幹蠶之外挽弓鳴琴之類皆可且罷聞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五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父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游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父自知而痛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眾怨見歸為僕

作禍耳千萬幸察斐文正歲出山來幸為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烹言悠悠恐不能堪耳

谷劉平父書

同前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眾說紛紛未能自決即且理會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為之他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為佳去歲所治大抵未孰者今悉溫尋之為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善雖相與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為而未為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軟勢未能出與兄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大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曰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門戶深關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游廢業為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

與黃寺丞直卿

陳北溪淳

歸李門

某僻處南陬與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孤陋寡聞惟謹守師訓而已鄉間諸老在師門者皆已零落在後進輩又絕無此志可誘掖以嗣音惟鄰郡泉莆間却稍有信向相從講貫者庶幾或有一二可望去歲以特試來中郛四方才俊所萃有平昔同門未相識者多得會面然亦所造不齊惟得見明而守剛者既而趙計院季仁拉宿書院近三月日頗得與識友會聚及道嚴陵又為鄭寺丞留郡群與諸生切磨兩月而歸大抵世上一派禪季年來頗旺於江浙間士夫之有志者多墮其中而嚴尤其及聽其講說旬月後士方多有警發知聖門實季之所以然而竟邪正二路之由分亦有一二後進未雜可教茲因參注再至中都復與季仁居處雜接見一二亦頗有志畢竟先為禪門薰染未必果能渙然一於改聽易慮則此道在天地間誠可謂漂漂孤立而邪說詖行之惑人心乃如彼其昌熾識者深為之隱憂何時得天開日明然則挽回狂瀾而注之東者獨惟吾兄是

賴聞在安慶頗得行志繼聞與特扞格而歸世道之衰仁人君子自是難於有行且退處里閭為一方孝者王盟隨其才質而成就之使師道之傳得以有光於時亦不為無補也

答陳伯濠書

北溪

吾友天資粹澁最是近道而又立志於此曾用工夫已識門戶趣向矣加之妙齡其富庶可着步第恨去冬面會只半日倉遽不及款曲講論以發高明之見尔閑居無良朋善友與流俗混處易墮得人先須堅立此志常以顏子有為若是者在念而自撕提以孟子未免鄉人者為憂而自日淬厲不埋沒不退轉然後循序用功以副之其為工夫大要處亦不過致知力行二事而已二者皆當齊頭着力並做不是截然為一事先致知了而後力行只是一套底事真能知則真能行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由知之者不真功須到見善肯如好好色見惡真如惡三臭然後為知得親切而謂知之至知之至則行之力即便在其中

儒學門



矣自古聖賢喫緊為人處皆在此就二者之中言之則其最要又在格物上多着工夫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表裏均無遁情如親到而見其然如大孝或問中程子所說格物諸條則其用功次第極為明備至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又在主敬此又是日用貫動靜工夫所以喚醒此心常存於此惺惺不昧然後看理不散漫而知可精作事不差謬而行可達若夫讀書之序則須先小孝以立其基址次大孝以提其綱領次論孟以玩其精微然後會其極於中庸此亦詳見大孝或問中且就此數書用功有疑可以書往復俟此等工夫既後做會合正訂未為晚也

答程宗武書

洪平齋

前辱見過清談殊歎鄙吝之意消矣讀書為文皆以優游涵泳而得之優游涵泳之功非膠二摠二者所能為也故必主之以靜外靜其形內靜其心危坐沉思始能會古人之意於糟粕之

外不惟進於文又且進於道矣世有形雖靜而心實馳者亦有
心欲靜而牽於物交物不能靜者大約息形而後能收心形且
不息心豈能收心不能收心於何有異端之子猶能以觀鼻端
白數踵後息爲功吾儒乃不能斂方寸於環堵間顧欲求史記
於各山大川如子長是爲大也是自慙也吾子年甚少天資甚
高恃其天資之高而忘其年之不能常少濡筆伸紙前無古人
問其所以慰垂白倚門之望則未免老歲月於奔走吾爲子懼
夫君子之於孝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藏脩孝也息游亦孝也非
曰惰肢体以爲息縱耳目以爲游也藏脩之未加而假息游以
自放求乎文之進且不可得况道乎云云

與洪平齋書

鶴林

某枇杷熟時僅得一番交信涉暑暑秋砧音題不嗣新進士自
邑中回每言卽中不相遺忘每於文字議論間多所推許吾行
天下半矣不知何以得此於卽中哉鸞鳳高翔之後鳴者東味
儒孝

巢於阿閣近日稍稍復理遺音絕響而養之人共相以爲明庭
之瑞然較之乙酉封事其伉直之風高矣明居幾時想泰宇益
定挹樹花之生香盼庭草之再綠境與心會樂與神會所讀之
書與聖賢會斯冰斯陶當有不可涯者獨恨縶絆於此欲一望
美人而咫尺有絳河之隔目某資稟沉霧冒焉此來官於中都
比州縣間竟是事省且亦有一二耐久朋友可以講切近年來
看得先民之所以教民只要人着已下靠實功夫不欲令人多
作文字故黃離之豕曰畜牝牛古中庸之訓曰衣錦尚絀以此
彌寡於言不甚拈弄筆墨比過荆渚有詩客騎馱雪夜相訪又
未免隨分酌答然枯燥之病深研磨之工少始如白地明光之
綾但有其面而無精采也云云向者得卽中之文讀之神采精
麗華藻綉發只作綴文之士看別來幾時今則渾造白澹矣記
之規爲叙置始如白雲演灑於蒼岩翠谷間而自生態度流水
盤紆詰曲瀉入長河而不見底云云

二月六日新安學生前鄉貢進士胡一桂謹熏沐裁書百拜獻
于提刑殿講疊山先生閣下某嘗讀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
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
而已夫所謂道德者何也其綱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設於地
品節於聖人通行於千万世由乎此則安不由乎此則危由乎
此則爲諸夏爲人不由乎此則爲蠻貊爲禽獸斷之乎其不可
易之論也然嘗恧夫自開關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
德疑若爲之而俱變者實實之表蓋有天焉每於其交際之間
必生一二傑魁瑰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壞
不滅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托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俾
得優游適志以順乎其天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直至殺
身而後僅可以成仁或拂亂其所爲使之飢寒流落瀕於万死
而不得死栖栖焉寄隻影於遐陬僻壤間而時俗富貴者洋洋

焉

得志切齒唾罵以爲至愚至癡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可
矜不足恤者若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壞不滅之地
真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萬形皆有弊
推理獨不朽宇宙間事固有困於氣數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謂
道德之埋埋實未嘗一息可變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
必于人是托然人品不一有盜名欺世者有慕名矯拂者有不
能忍於飢寒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關固鉅於其始而卒喪其
節者有自度其才而足以應世而姑守窮約者有初之無力以
自奮忽然乘機而遽起者若是者是皆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往
天亦嘗厭歎於此徒是以付托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憂患困
苦殺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爲飢寒流落瀕於万死而不得死
如精金百鍊曾不變其所守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
身不足愛而道德之爲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禱人爵食人
祿者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謂千萬世一

人周子所謂道德有於身者是也遊吾自今入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身者為之依飯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洪惟先生抱三光五岳之正氣負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強任之年秉操於立朝之日一時權姦如虎豹九閔磨牙搖毒而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曾不為之撓屈居常抱膝林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雲泥懸絕无階趨拜茲者恭聞靈神龍於九淵翔鳳凰於千仞儉德自持而爵祿不足以移高尚自立而王侯不足以屈集容裳修初昭而童甫逢掖變更之未嘗臥連舟讀玉書而天祿石渠宗主之有屬斯文倚之為命脉衣冠賴之以網維義夫節婦德所標表以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以羞隄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責甚重而匪輕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祿以譏其訐今也危行言遜人亦莫得以議其胸韋悔福之於炎劉淵明之為司馬時不同而迹亦異也嗚呼天地猶有憾梓乎先生之行終不能庇

官職

日月猶有蝕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伏烈哉先生之氣終不能遏此其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萬世一人之人也稍有志於道德之士可不承下風而望餘光哉某安定徵宗古歎士族蓋自六世兩伯祖鉉維樓武元豐之第而高伯祖昇政和間由辟雍第太常與吏部朱韋翁先生有同邑同年之好高相溢紹興初分路省元復收世科詩書傳道德之脈三百年於此矣其五六歲而讀父書十二三而能文十八而登名於天府年少氣銳不但視功名如唾取粗亦為有志於當世者夫何天池之翼未展而洞溪之翅已垂子孟明之舟未焚而鄰鄔之鼎已易事蓋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為我亦无復有志於斯世矣且北年以來天疾其軀仲車其聽庸人孺子莫或肯半指屈中夜以思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為无聞之人專心致志於孝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道德之源无絕其源无遂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滿屋而紫陽夫子之易又平日所

酷尚伏讀家君功啟蒙通釋吾易門庭既已獲入獨謂本義搜
網振領而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錄而附之纂集諸說明疑已
意至若卦家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漢儒已來千有餘年未有
能灼知其說者某一旦豁然貫通若有陰相而默啓之於是作
爲卦象圖說又作爲疑文言並而體之未有圖也而圖之十翼
之未有論也而論之啓蒙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
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豈終絺章繪句以爲能記事纂言以爲
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之事况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明之
爲君臣治亂別之爲賢邪進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順性命
之理于以反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此乎有
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斂不至外馳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
亦由是以不失焉耳書成而鄉之老師宿儒莫不爲之許可某
亦自慶歲月之不虛度矣然左太冲三都賦固未嘗不爲奇偉
之書使不遇皇甫謐稱獎而爲之序亦何以信於時而聞於後

官職

哉今海內以先生爲道德之宗工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
佳士某是以不遠千里往拜丈函塵滓視聽求片言以爲之補
綴付之書而繡梓倘徵先生之高名令善傳之無窮施之罔極
某何幸吾易何幸惟先生進而教之實惟門士之至願干冒師
嚴下情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與退軒論孝

胡潛齋

某再拜獻書

其人先生席間大荒經言幽思之國思女不夫

思士不妻精神相感而生育始疑其妻今乃信然某与先生一

在江之左一在建之陽地之相去千有餘里非特未嘗一日接

殷勤之歡蓋未嘗一覩顏色也而愚駭之心則以爲道在天下

未嘗一日無所寄以今天下如魯沂鄒嶧久矣陸沈閩洛故墟

文献淪沒于今幾年矣固無望其有人可以任斯文之寄獨武

夷之秀拔九曲之清深不減前日之舊其壤地則晦翁先生之

闕里去晦翁之出若此其未遠也故家遺俗尚有典刑緒論格

言家傳人誦其間豈無秀中之秀靈中之靈得晦翁之孝於父
兄師友講明之素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日夕凝思想其爲
人標致必甚高孝術必甚正誨人必自有矩矱處已必自有劑
量其容儀必如瑞日祥雲其音吐必如金声玉振但恨未得入
其疆闢其門伏其墀下望其烏獲耳今年正月遣小兒賈猥藁
謁養吾先生養吾賜之筆帖俾小兒籍之以通於左右一見之
頃即荷先生進之教之館之穀之覆誨之藁又荷褒之拂之張
之大之將使廣布而又傳之雖古之號爲莫逆膠漆者其相与
用情不過如是豈有未識面而用情如是者乎無乃前日之幽
思精想者潛有所感而遇此也不然天下安有望外之獲若此
其侈者中心之感何可云喻小兒來歸詳言先生標致不俗孝
術有源誨誘之得其法出處之適其宜与其貌之溫而恭也言
之約而中也其私竊自念此正向者想像之中若有所見者無
疑矣豈幽思之極精神所感之驗邪豈非斯道之所寄邪某年
儒孝門

雖衰耄倘未就木尚圖扶杖進見一瞻道德之光以慰平昔
想之渴秋暑尚炎切祈自愛以壽斯文之脉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辛集卷之三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平集卷之四

儒學門 文類

卷四

按察司聘教官書

至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江湖東道提刑按察司沙明等
奉書早愚梅路教其等切惟經緯乾坤不可一日廢吾道修明
教化可一日無師儒蓋師道不立則一出無善人道化不行
則一日無善治古先帝王之盛時興孝有地司教有官比屋可
封人三有君子之行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
太平也當今混一區宇崇獎斯文汲二以勉勵孝校宣明教化
為第一義是與五帝三王同一軌轍其等首備官司實董其事
頗聞近年不無流弊孝校庠序之教非不設有名無實而不究
其本山林岩穴之士非不多往三息交絕游而獨善其身豈使

羣立終日而言不及義趨事爭競而相師成風尚口耳者豈實
跡之功事枝葉者非有本之孝事不師古人不知道風俗不美
而世道隨之知此而欲躋居唐三代之隆何可得也比從商議
雖新是圖除已行下所屬學院申明教化外本司備致禮羅招
徠俊彥俾任講司以提綱領然非其人不在茲選伏聞思梅路
教道足以隆世文足以華國務實孝而不至於有弊而無用為
通儒而不至於執經而廢權仕止以時進退以禮固嘗居翹
材以私淑其徒矣豈不能徇衆情而有教無類乎願賜下喬以
副所願自此教條一彰放之而准由一家之善推而為一鄉之
善又推而為天下之善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孝其於出道
豈曰小補哉幸茲其驅願毋多遜謹再拜裁書惟執事為出道
人才計其重念之

太守聘堂長書

古心

其闕之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而况明道垂教者乎今時孝者無

問根性高下知有周程知有朱夫子然誦其書不孝其所以為
教則所謂明理者反因以晦也其無以假守戶陵其月矣此州
尚有文獻士每三可以語道者獨恨孝業奪講費課試誘爭競
故向上義理聞者浸稀然知其非得以願孝聖賢之心固在也
其自入境以來允惟教化為政先務稽圖協志乃知春陵夫子
之南嘗辱臨之萬安留題至今猶在大中程公亦尉戶陵其後
自此入虔而南安遂與春陵會遣一子受孝於斯時也實傳无
極之妙焉三始肇端宜表賢迹州有勝地曰白鷺洲卜築數椽
以為周程祠旁館孝子規模漸備矣公餘少暇時至其間用与
講切頤其所以為教者可不於端的處求之伏見執事乃考亭
之一脉僅存者天資淳美篤信聖孝親見大儒心契明訓故以
之成已則燕若幽隱靜味道腴以之及人則士風雍醇鄉俗質
厚藹然善望如山如斗士所企慕宜居吾堂長以啓迪民彝以
興起俗孝俾戶陵之士自今彬二有武夷雲谷之風豈惟某与

此邦晚進之幸亦千古學洲之幸也且向者執事為南軒書堂出又為濂溪書堂出願進此意不闡化風是用再拜敬共重夜端函輅以安車聘以嘉賓載消吉日而致之宇中伏惟俯憐絕季惠然攬轡副此延行道之明教之顯在此一行也未見仲二惟保身以壽道敢以為禱

與建寧路母府判薦朱山長

疊山

知公度量足以翕受一世之人物敢以士獻朱文公之後能世濟其美者亦罕矣四方善類我年長大息其客閩十二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亦多永其明辨力行真踐矣復與朱愧文公四書之教者惟涿道朱公沂一人癸未年初識之遊旅中狀見与文公无異揖而問其姓字則文公會孫也聽其議論觀其志趣絕似西北人無一點江南特文氣習遂為莫逆交每歲或一相會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類仕止久速之故掃及華爭獨有根株使其老為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直講官也

生不逢時可為浩嘆乙亥以前侍從監司大守以遺逸薦者衆矣涑道皆不應聘其問其故則曰吾家如侍郎在總領鑑畿漕秘撰浚非不遇賢宰相以文公之故官廡仕如取諸寄終為一俗吏既无補於出道徒有忝於家声此其所深愧也所以用力文字与郡國薦名必由科舉奮身者願一洒從祖從叔從兄之耻使文公之道取信於万世也天邪命邪今何言哉某聞而悲之惟誦努力加餐飯无事長相見兩句以相勉今在建安書院与釋菜願梅庵枉駕訪之延至門下与之談論必有以契盛心者若信其非江南時文氣習則願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或提督宮待之亦扶持出道與起斯文第一義也

上古心書

胡楚浚

其區三晚小一賦士也號曰士二何如士希賢尔士志道尔不希賢自過其躬也不志道自賊其心也某切謂希賢者不若見賢之親切志道者不若問道之明白其希賢矣常病於不克見

賢其志道矣自患於无所問道廬陵固多賢也一世之賢爲之誰乎五道固一理也正傳之道屬諸誰乎今先生以一世之賢爲廬陵之師師以正傳之道新廬陵之志游螺川古螺川也先生一與子在川上之嘆拂之以漣溪之光風螺川豈古螺川也乎鷺洲故鷺洲也先生一發宛在水中坻之想麗之以廬陵之雲月鷺洲豈故鷺洲乎真然有堂儼然有師愜然有徒先生招諸生而誨之其亦与一人焉敢以書謝然弟子於先生不取其私謝而取其不負敢先序希賢見賢之意然後及志道問道可乎同是賢也有可聞不可見之賢有生其鄉得諸聞知之賢者昔願見今既見之賢嗟夫梧桐之月死魄揚柳之風終鐘庭草蕪矣窻梅之花飛黃矣觀化之蕉葉黃矣一團和氣散而爲凜爲冽爲慘不盈握矣絕者續之寒者暄祐者萌拊之豫章疏其源延平派其流章齋沃其膏五峯翼其偏白水唱其聲坐風之溫和立雪之嚴冷猶將見之然後晦庵文而理象山安而詳南

國朝文子

軒宣而遠東萊成而密靜春之平實水心之簡淡安齋之雋狀繁齋之清若慈湖之刻勵源源至今精粹純美西山之直靖深融明鶴山之魏簡峭正大蒙齋之表生居其鄉貧異於人不能負笈從師四方雖聞其語未見其人也故曰有可聞而不可見之賢后山詩云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自傷不及見六一翁也瓣香闕供吾爲此恨誠齋詩云高卧崖州二十年黑頭去國白頭還自嘆不及見忠簡公也遺像參前吾以此念碧瑤洞天非隔弱水覓苔階之履齒可得而見乎平原夫香非在月窟想槐庭之秋聲可得而聞乎瀟溪暮烟東山朝雲靜春風雲定齋齋可襲也不可挹也可望也不可際也不過聞其事於老成尔不過詢其略於典刑尔其生居其鄉孝聞其道不及拜床下撰杖履其恨何如我故曰有生其鄉得諸聞知之賢賊湖胥曾子載一逢白鹿正講百年幾見然其有一恨有一幸何謂恨前二條是也何謂幸親見先生而師之是也弟子事先生師之不可

朝之不可笑于列國不可沐其教嗜其孝負之尤不可方及先生之門也凜然有慨乎其心升先生之堂也澤然有溫乎其容入先生之室也融然有釋乎其理惚列遠岫先生之奇秀也庭森翠竹先生之節槩也望花前川即先生之溫也隨柳平隄暢先生之和也岩岩岳麓不足爲其高幽幽白鹿不足爲其深屹屹象山不足爲其奇洩洩麗澤不足爲其浚填三石鼓不足爲其古其於先生小草而有遠志者也今乃得奉硯焉得執鞭焉何其幸哉親見而又親炙之矣故曰有昔願見而今既見之賢既見矣盍亦以心之所志問焉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存心莫是孝者始事不子思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誠身莫是孝者終身事不心事實乎自行貫粹東萊與文公書平粹一事莫是終身可行之事否然平之患失於舒緩粹之道流於簡遠剛毅工夫莫可參用否則前輩言科舉外有義理之孝謂之外則是科舉自科舉義理自義理愚以儒孝

謂科舉義理兩不相害義理涵於平時發爲科舉之文美而又善其東萊得一文卷便識爲江西陸子靜義理外科舉乎科舉外義理乎不審先生肯之否云云

聘劉春甫就館書

好山

嘗謂斯文一脉自過江來寄士大夫者百餘歲魏冠講唐虞何城不弦歌也朔風一矢万筆投地斯文何負於士大夫而士大夫負斯文至此哉紛一肉眼無復咎士大夫而咎斯文益負斯文矣其切志焉每當聞雞起舞時指日東井間若炳然有光者輒呼兒姪輩示之曰天運如此人事盡矣洙泗之鐸河汾之琴豈可一日不鳴山中耶欽惟先生曾次六經古端千古所謂自家意思一般者兒姪輩慣立程明雪則夫明道伊川均爲機軸金声而玉振之是所願望切知茅塞秋風首盤朝日若寒不足以致醲郁然窓前有竹一區有山万疊以供烟雲月露之需而先生必不唾我矣

十月少春一年好景共推某人心醉六經眼空四海文侯起居
 多福某伏自戊申中秋辱臨照湖上共此明月挹別題標月又
 幾圓缺矣照我至深親見顏色某仰視契隆輒貢直稟昔北土
 老以編書授吾子房且曰讀之可為王者師書之功用甚大然
 使子房不讀雖有此書如無此書豈至侯封乃此是知書不負
 人係乎讀與不讀耳而故之讀者又存乎師兒姪三三人未有
 嶄然露頭角者嗣歲館客正此需賢仰惟閣下幸陋滄溟才卑
 嵩華賦中人物獨步方今借徑秋風橫飛万里宜也天獨遲之
 始將以福後孝弟恐乙卯之秋丙辰之春天又移所以福後孝
 者福蒼生則兇輩何望焉用敢屈執事賡為數年之師圖一編
 之命脉客有曰其人騷擾木也豈就皇極而招之談何容易子
 曰不然恃有東家資決之書亦以舍弟宿昔之功故敢階以禮
 請不望道義相從意氣相洽湖山有光矣告增里則兒姪之福

柳門戶之福也

上交人請益書

頃焉相聚恰周星辟止幽蘭閣然淡泊而无味固知不足以
 繁白駒之足去袂翩翩浩莫我羈聚之樂散之思其所以為父
 近者非人之所能為也古人固有一見而恩我心者有一夜話
 而勝十年讀書者有坐春風三月而終身用不盡者成化之速
 乃如是其鈍根疑滯錮習纏繞与執事相聚周星豈无一得焉
 而為間不用茅塞矣豈執事有靳焉亦几乘之馬不堪鞭策尔
 况相別又周星耶謝顯道有曰申顏自謂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
 或問其故曰无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
 不可与不勝已者處鈍滯了人其人勝已者且能攻人之過一
 日不可无况周星之別耶此吳下之所以終於蒙也某老矣无
 能為後孝生其嘗從游者也師弟子之情必不若吳越一言之
 較甚於萊石一字之訓嚴於鞭扑雖其株守膝下未能時造亦

席居諸飛馳不无望於穀率之人但居之賦凌雲矣論回天矣
策晁董公孫矣其見於時文集中人固傳誦之矣其挑灯弄墨
精思妙語蔚爲新工者所莫傾困倒廩以飽其枵然之腹其始
願固不及此抑迹者台翰有以啓其來教也僭越僭越某物聊
以見意其誠不敢以是飭人輒藉是以進一苦口之說得毋以
老晚弃我耶皇恐衰暮无用誠不當冒昧但以管窺蠡測切見
門下未清氣爽自是天地間好人物自當一飛千仞以濟天下
以瑞朝廷及其橫鷲已是淹君二十年矣雖然發達者声必宏
器大者不可以小受古人每於靜處用工夫蓋所守定則所見
直所主堅則所行力以執事之才倘於閑處着一年工夫自是
不可當也君子所以處陰陽未定之幾者待功名之來去声色
禁嗜欲安形性等語輒申言之以爲栝尾獻抑其未參觀祝頌
拳二之語也并馬台照

又

京溪時春初猶寒共惟某人翱翔乎藝術之場游衍乎翰籍之
園魁罡輝映奎壁光臨尊候多福某比者挈挈東來一登龍門
旋辱戒食斗酒浦饒道舊論新以周星借燭之別而乃不若旬
浹游從之懽歌樓揖別謂再見之期總數日尔今真羨晏更竟
寧清約豈英雄相聚古端自有造物者固嫉之耶切推執事宦
岸霄岫秀華天肖古人交處固有破崖岸削邊幅抚背握手以
結其情箕踞盛氣以作其統潮誦謹浪以及其權據慨悲歌出
肺腑相示然後足以舒其梗槩今世无之幸於一執事見之借
未能朝夕杖屨以相從也飲挹而已其鶴風吹退隊在巔崖日
与塵俗驅馳大敵倏臨前青雲尺五而埃壒滿懷戰羈縻是某
人憂於義者而知有以拂拭而薦進之不觀順視履君子之所
自解者不以爲祝

又

其維時秋杪霜高風繁共惟某人青灯黃卷心事千古台候動

靜多福其昨之某地道鄭御戴星而造門對床而聽雨勤渠宴
觴之開從容談麈之歎參商一百十年乃再尉沃之餘感歎繼
之別後懷人書成无鴈耿二清夢与波而東方今士習之壞極
矣卑者汨於俗高者流於迂誰肯卓然自沒於頽波狂瀾之中
者取友四方閱人多矣不見君子曷夷我心詔之以為孝之方
示之以言志之作有味于中迨茲不忘會其人相過因詢動靜
之詳一牋申調便風速之詩亡歲月望君心飽飯而已矣夫飽
飯者而豈徒哉此之謂意在言外某敢切取以為左右祝

大品劉存畊許就館

周漢伯

觀漢初具孝校求儒雅當時言易言書言詩禮春秋者率齊魯
之士他國罕聞焉蓋坑焚之後不廢其業者惟此二邦耳景運
參差塵埃眯目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能如伏氏之子
孫浮丘申轅之配友其於霜木晨星矣有來緘書音我林壑願
謂不敢以齊人之好學廢此語故与史迂傳儒林之意合且書

琴琴字字未必工瑟已先忘不若工吾之瑟以有待誠齋先生
之言豈欺予哉敢不靈承台雅与諸郎共取齊魯諸儒之所未
竟者而商之以俟光景雖然豈惟齊魯諸儒哉河汾王氏所以
与房杜王媿諸賢講明亦得此意此意非豪傑之士不能識故
敢為執事誦之

荅孫僉判許就館

某生髮未燥已知乃山中有孫尚書名家惟是盤旋螺阜一窠
莫遑捧袂嘗自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情當何如而
慰滿詎意天惠雋逢某官以姓名於几上千里貽緘嗣歲許分
西賓半席切惟檄筆誇齊書樓名蜀一家椿桂芳潤自腴如某
豈堪領此雖然足可駭亦可賀也昔宋尚書為布衣時未為人
知孫宣公一見稱異遂為知己後宋率進士世多宣公知人某
之率進士固不敢望如宋然此一段機緣在公為知人在某為
遇知己其殆春契此乎其謹奉命之辱但某挾琴遠遊雖喜挹

孫渝賦詩一請而恐坐日黎藿廩粟之誚尚冀有以矜照之

与黃兄許就館

陳益齋

九十日春殘一半雨韶濩心聲絃入雅奏大乙輿衛其往歲宰
物艷之得同一秋風涂轍人事燕鴻各同升而實殊迹遂使江
夏无双履常抱獨又何巧於歧而二之若此近得歲前所賜脩
水真帖雖未快先觀然唐元和脚在當時見之不為新異日見
之不為舊也其見道味二方未觀一尺雲門庭尚欠立脚而好
寫人師二易乎哉每思擅拓有鄉不朋不植玉石有琢不友不
益是以擊二擔書寄人籬下冀有觀摩麗習之得若妄以誤範
自學大則不敢小阮真鴻天資汗馬心地歸而求之有餘師而
近善皇用何邪異日卒業還侍兩耳之實无單詞之獲十趾之
下无寸跬之適罪將奚追雖然小人之書囊雖有底而不敢不
竭叔度万頃陂尚幸涵容臨書湖懷

与書臺劉金求館

羅間谷

儒李

其自顛沛以來僅能以羊毛筆點突煤幸怨崖累其別後忽二
一年一年之間何所不有欲弃捐勿復道奈何其弃捐也欲卒
言之尚需更僕九縣雖昏塞万寸自澄虛日用工夫間神超心
得何當目擊一警是退其慨思東都鼎沸假息无所而幽之虜
荆之表各以其力遮蔽一時人士虞之日淺若表所主班二可
見近而孔明明其野遠而仲宣倚其樓生其間尚藉以立脚小
人居所東距馬跡不一舍震于北亦如之南則八九長亭游龍
之騎一食頃可至旄倪之盼盼焉脇不着席數月矣雅聞自郭
村以西四塞以為固者登萊處可得尋否有黎山公至上邑有
所訪因禪導意叨一隱處倘有可使權願深願自托

答請就館

書臺

某一年家居少所交接故无從問起居狀念此稍熟則古貌庞
眉又忽二如在前黎山公來出示八月甲子日書紙墨精明
字体端確父兄賓客一時聚觀得知聰明血氣之未衰而干戈

受患不能一毫之其中也鬼神交爭白昏昏黑凡眼前一器一物無不作怪獨聞進退從容无所抵觸俾宋司馬之墓如新政欲先生一琴操耳吾鄉山水少遇詩人不彼結緣此意甚盛云云台命如其有意於此願賜一言爲其先得從容溪鷗野鶴以宜君子之館秋氣正深願言珍重臨墨多懷不能宣備

薦人就館

鄧賢伯

別來又是別一宇宙秋風着人回視湘園共君推案大呼真擁戈直上意氣亦豈知人間有今日哉子期死而伯牙破琴遺施沒而莊周无言區二者乃猶群徒弟讀子曰不休其爲不識世界輕重也案矣見謂階庭玉樹此意更是喫緊獨不審嗣春尚延師否年來好朋友極難得蓋緣鉅耳氏倏莫陳門庭燒熱吾黨改化於漢人所謂刀筆屠販者往往以是日會某人亦以爲言且聞有出山意此君莫不教法只与之對坐清談亦大有裨益在階庭不問師則已若猶未免宜无以易此用敢以姓名

儒李

聞于左右

答友人書

平生所事何事今將有用矣方今天下事如之何如之何兄常思所以掀揭其綱領而究竟其弊端矣乎山林間客亦常窺高風得无有當斟酌乎大抵猛進勇往之心勝者多易折趨奇闖巧之智高者每易流此其歟已猶慮未周而况以天下自任者乎兄之才不可及已山林窮叟近嘗觀規華甫數語以可爲高明助蓋義理工夫乃致君澤民之事業華甫則以爲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十分真又非精體宥踐則徒爲談下文采之資尔未文公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道植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執事於擔上看取於樹頭枝底看耶其多病日与故人踈然嘗因其多病以藥護其存身爲元氣而在心爲天理今病根在心爲私欲涵養保

氣之遠尚愛其或耗天理私欲之分其敢不於絲毫眇忽之間
精求而實察之須髮皓然无經濟志矣但欲於閑處着少工夫
求為天地間一寡過之人而不可得兄其教之哉云云

又

某六月中領誨帖云附某人來亟命肅入則某人也一揖訊起
居狀急取從事書讀之大抵皆真直振德語也時背疽根踰幸
拔去然痛猶未定神觀未還也一經訂頑如博鍼艾一沐分潤
如飢參芝此然沉痾之去体也維辰一雪迎長霜日清勁共惟
某人必檄星馳暫歸端功出入有相台候多福某自去春一別
兄以長才遠器適湘適淮內挹湖山之清潤以發其啓沃之良
心外睨河洛之復氣以啓其經綸之遠略忠精義賢貫日流虹
暫捧辟書官勞制幕亦聊以寄因焉尔未足以究其所施也作
踈二年夫豈不欲辨尺紙以申敬劉元城當老元生作相時絕
不通名嫌其干進也諸兄方發朝榮途未至通頭固不當以干
儒李

想君過後之思我亦猶我之思君也曷天正難調鼎得書喜樂
動靜之詳為之釋然其自謂功名之或可幸致今斯之英才如
其人而求揆我輩真絕望矣回頭作計恐早來緘渠二猶欲按
而實之於書生之伍何耶天意生賢須有用惟君可以當此語
尔君与我相處幾何日而猶語其不才也謙撝下臨又欲索其
舊作長者毋戲言奚為而及我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意倘類
是平厚意不敢虛辱而催書者告行忙忽二不及多錄續納可
也陳人駸駸休矣思貧无柰腹諱愁无柰眉倘能憶風雨對床
之夜時賜金玉以寵之幸甚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四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辛集卷之五

儒學門

文類

書三

上蘇東坡書贊見

黃山谷

其拜拜其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門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堪博博約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縣上課最可謂聲實相當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為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此時所見於一國一州者耳惟閣下淵源如此而晚進之士不顧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使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碩日暮計功道不同不相為謀則淺陋自是已無所學之志詎二子既已知之者耳其天幸蚤有

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二累之外然獨未嘗望獲模下則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學已來又爲祿仕所縻聞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幙府在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之管使有黃鐘大律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臺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固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國士期人畧去勢位許通草書故切取焉非閣下之懼悌素處何特不可直不敢也仰恃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之所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聃與我並時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氣候暗冷失宜不審何如伏乞爲吾道珍寶

上小蘇先生書

某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年矣官學匏繫一州輒數歲迄無參對之幸每得於師友昆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沉潛而樂易致曲而遂直欲親不可媿欲踈不能忘雖形迹闊遠而平生詠嘆如千載寂寥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孝彷彿塵垢之外撲拙無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爲萬金良藥使痼疾少愈而到官以來能薄不勝事劇陸沉簿領救過不暇筆墨不足以寫心之精微故每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有高安行李必問動靜以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之筭率職不怠懷璧濁貧舍者爭席良以自尉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故不自且其非薄輒承請左右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於事無親踈不了人之愛憎人請我朱愚非所卹獨不知於道得少分不慕推聞道先我爲世和扁有病於此初固聞而知之因來尚賜藥

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哀憫秋冷不審體力何如伏惟萬福願強飯自重不宣

回洪平齋書論孝

某每得郎中書輒數日把玩不能去手守至忽遽中復惠魚兔帖挾精意於象外露生機於畫底已洵然不肯作世間書所謂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志佳對也第欲某下觀復一轉語不識郎中真以迎長日之至者爲復邪夫自夏五至冬十一月者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半夜者一日之復也自午日凡七日復得子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者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爲一紀分之爲一歲折之爲一月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故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子却以動靜來往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靈積力或自中孚起卦或又謂應鍾當復地休破休本氣餘氣縱施橫設無不可觀只看人落儒孝

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彼曆家以尺管候陽氣醫家以寸口切陽脉修煉之家以欽泉玄珠進火候般運之家以敲竹喚龜鼓琴招鳳行子午法皆取之造物還休之吾身豈有秀於百家九流而不能振易髓躡天根哉郎中六七年間退居南窗之下必能靜開陰陽進減之理洞叩往聖參同之鑰不知於此時節作何卦曾作何爻看龍蛇之蟄未嘗不安也尺蠖之屈未嘗不伸也稻垂而秀麥仰而生未嘗不自裕於天壤之間也想朋友之進說於郎中者多謂雪霜摧剝之久則其發達也必艱須俟朋來而後无咎此猶未免於周孔腳迹下盤旋真知郎中之心者未必亦也參子黃昏亟命小童汲井花洗破硯漫答來教不竟盈帛曷日胥會折薪煮魚共談精到

與洪平齋書論文

某日困秋暑一夜風雨撼搖窗屋殆如痒處得此不必情麻姑亦爲之一快也不審却害稼不口屢收宝帖備見講孝之力解經

之功韓蘇二子皆因作文章時作道理故前輩謂之倒李然東坡如銀山鐵壁占得地位十分完牢退之如欲壘堰松未免一時有倒賺處畢竟本心磨滅他不得富而可求一段伊川以義言上蔡以命言及之矣更有新得望時書所見以鑿其疑又有信書之請山房年來儲藏頗富必抄得阜陵實錄日曆會要等書及稼軒石湖趙忠定王宣子輩文集專遣人徹干執事幸語魯叟駿尋界小厠以回不勝至感每思一事雖摸摸索索記得三二分但精竟不強終不遺忘又未幾東坡懶祭魚之戒亦可伶也金星書見沿路黑書此為何祥耶抽織錦之一機露標月之半指正有資於耐久朋友也魚酒伴書一笑領略對客草草照之度外幸甚

回洪平齋書

某鴻前遺墨效筆史問訊天日之仙五雲自山中來絕无一點塵氣肉食者良可鄙也紙網踵門連拜宝汗郁然風味如臭如

馬李

蘭此又在言語之末感藏何數郎中一代文伯袖絲綸之手龍岩谷之間芒寒正色隱然自名動於時而每每以此相矜待前書且欲其為虞璠之文夫文章台下有兩等山林草木之文其氣槁枯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壁寫如按樂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籠野嘲噉如其者籠野嘲噉之為也不惟不能作官樣文章亦无日過花磚之夢稍待春晚得一對後則往往賦遂初詩式微縱野鶴於双林以返其自然也亦子弄其潢池州縣之吏不能抚安之傲傲而起前此朝家以隆興起崔先生竟不肯出頗孤蒼生之望今淮堧一向却平靜所願如此若此去道泰年豐使吾之根本厚而精神全則彼亦不能動矣因下問輒及之郎中閑居許時絕口不道貧字每与温校書論到此莫不推敬努力然亦不能不過餉臺季文之少風誼也齋宮連日祠祭既歸又有孟陬一番人事遲來使兩日方能拜答切莫伯疏黃鼎護大白鑄以哥天龍

某生長東蜀自小學讀書既強而仕已知有先生長者之名欲
趨拜於下風而道遠江長莫能贏糧授履此外惟以書請益而
又墮於因循既作復輟先儒謂悠悠瀆瀆虛過歲月是可懼也
去年春分嗣稅院相過始得尚書所為文冠帶讀之夜氣一箴
真升利手不息之正也棋極一記考盤在澗永矢弗諼之義已
楮衾一銘怙侈滅義服美於人之訓也坐右十圖簡而嚴勉諭
僚屬四事明而切翰林詞草一編溫醇深潤其思油然而幽其
味黯然而長也某雖未識尚書之面茲見其心矣化弊文衰人
物消靡故國之喬本零落殆及新田之來芑培植未豐中外所
屬望以扶持世教康濟時屯者尚書一人而已命召總盼朝野
胥慶咸謂溫公起洛警之游龍能出雲雨蜀公起蜀警之麟鳳
必能服猛鷄蓋群賢翕聚固為朝家美瑞而大賢出處尤開國之
重輕是必求有以副海內之望可也危機交急憂端方始最是
儒生

人心盡壞陷溺既深非得雄他換腸滌胃之方恐亦未可卒探
尚書經濟之藏者我古今必知所處於此矣其材不能適時用
孝不能輔理化漫以片文隻字奏於作者之庭詞雖未工忌者
已衆每思苗離苗北之吉深味中庸尚純之訓若非齟齬定速
顛路所賴尚書主吾道之宗盟立斯文之慧命盈庭吉士倚作
金城如某者倘得一望盡容參侍誨語持是以歸見鄉父兄是
亦終身之願也草此修問瞻望旌旆乞為宗社保重

與魏鶴山書

某每謂侍郎文章天下所共知而某知之為最深愈於天下之
人何則文以神志為主異時迂人逐客齟於愛患傷於感慨耗
於血氣既衰則善而无精采而侍郎養熟道凝神全志一作為
文章夫力自不其趣窈窕而深其声清越而長如夢筆山記論
起老云才尺一沒洗筆池記說感之良感良之實見俱造微密
最是李侍郎此國記於豐道扶教極有功而舜俞山房記根本

六經之奧義演出先王之大法其餘孝者進孝于夫凡所關於
迨夫意與神馳又隨筆肆隱然有味之言出於記事之外此則
侍郎之所獨得而某切以爲知侍郎之深愈於天下之人者此
也獨諸如祠堂記迄今猶未見本只以前書所教謂後世祠堂
太沈古无此典謂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唐元不出
闕里此却不能无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孝政凡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於魯宗魯宗殷宗也有道有德者
先師之類也以其有道藝德行可以爲人之師而祀之於孝亦
其宜也不知何以謂之古无此典此其疑一也自孔子喪莫邪
說誣民戰國以來礼壞樂廢秦之燔詩書隨季校何有於先聖
先師漢興至元朔五年始詔天下郡國建立孝官而永平之際
皆尊祀孔子之祀則自漢以前先聖之廟固未嘗不出闕里也
礼經如戴氏所記鄭康成所釋其心傳會是不无并駁至論先
聖先師之祀釋奠舍菜之典互見錯出少有悖矣所以陳祥道
儒享

礼書朱文公季制多從其說恐未有可駁以漢儒之說爲非否
此其疑二也古人假有厲必於孝與漢言之其義誠妙矣然延
陵季子亦曰若龜氣則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者謂辟塞亢滿流
動洋溢无所往而不在也今有抱道懷德之士出爲大賢沒爲
先師世之相後百有餘載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精爽愈幹極於
神明能使人齋明盛服飾礼容奉且遠祠而祝之有不敢忘者
茲豈強而致之哉士讀聖賢之書傳聖賢之心氣脈所通自相
關焉其祭也非誦其敬也以類初不必即道州而祀濂溪即關
中而祀橫渠即伊洛而祀伊川明道以此看得向來朱張二先
生記諸儒之祠不是放過亦礼義之所當然耳此其疑三也侍
郎稽古攷文出入經傳何有一物不知但高明之既極則往
於商論之間必發先儒之所未發先儒固有發揮未及者而
天理之則人情之中恐不能過也某晚季安敢妄有疑議而必
此三条實有未達且蒙侍郎虚心下問故復以此質之門墻切

望明賜開曉俾知有所據守然如大寐之得醒斯為幸矣前
書所問紀陟魏證二事併希賜荅

回魏鶴山書

某自入春來凡三拜起居狀其下後兩書亦有及乎問季行已
之要正欲求警誨一語濯去舊見以來新知效領四月念八日
台汗則知僅有一月十八日一紙閑徹書月也侍郎間靜中明
理三精義明憂患中觀物之格知至今以天子之命出守戾服
只以得之聖賢者次第出之漢人何患不安夷人何患不信徑
從前開北定規摹可也東州推汜叙兵尚可用茲得來書乃謂
搜練簡閱僅得弩手百人弩三千枝堂三大府而單寡若是將
何以爲國乎曰長吏實同旅人昔賢蓋不虛語也某每病今時
一種議論學謂儒者不能曉暢軍事曹不知胡安定在丹州更
陳法治立器開廢地爲營田募士人爲兵雖軍校番酋莫不
役輒飲之酒訪備邊利害張直素每與人論造戰阻法曰此事
儒文字

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文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人者可見
天下之大何有一事非吾儒爲之邪三所望於侍郎者更從
於實用上做起工夫然後能有濟也欲言之事拍塞滿懷上冀
存養清明之氣輯成嘉靖之福

回魏鶴山書

某自承侍郎建相書積之札來嘗擴絕六月十八又拜一書附
成都月遞以往不審曾洞徹穿檻不辱言叔沂方到脩門已一再
一曾且知體況甚惡邊聲不驚軍務多暇又聞即北山之堂址
重與修築群鄉之秀茂講道隸業其間此古者諸侯所以師保
乃民之意是故侍郎之所樂爲也然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
未嘗不形見乎事物爲孝之方固當存養於德性而亦不可不
省察乎實行俗流失出敗壞而今之爲士者猶務爲空談以長
華競待郎久矣某謂當如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一爲治兵
治民水利等法之類各使諸生精論熟講若請堂長又當知朱

文公在漳州博採公論延請恬退老成者以爲表率庶使後生少知尊賢尚德之意却不必待科名之士而後爲之如此則聚辯有益而精蘊不遺向背既明而趨舍自定良民心出治道此其基也某登朝六載三對清光每當書思之時必自盟其心不敢妄有一詞以諛悅其上近所陳二札首篇粗述无田甫田之旨一篇畧陳大風有隧之戒而主議者已不樂臺中論事之課已有踈駁其不然者恐得因此汰去未可知也副本錄呈仍乞
警誨幸甚瞻望旌榮准冀爲庶社保重

回邠老書論孝

某頓首辱旨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顛倒之意不獲終辭頌德溥而道不明何以當此媿悚愧陳訪達所疑尤愧叩之則窮也其謂求之藝賜之達由之勇歸之就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孝之蔽如此尔猶言伯夷之監抑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陳常執其君謂討之耳

以蔽固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其可以疑也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亮舜之礼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申也執一而廢百小道故夫人非爲故者膠於物之迹也離乎性矣去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於故然後可以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礙而鑿險阻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爲賊者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回邠老書

辱專人惠教勤懇審村居待奉万福得文字之樂爲慰遠寄詩書屬託深遠尔雅少加意便當不減古人甚奉助歡喜也蘄輩珍惠比來歲月深此物漸少也祖夫人挽詞又未能成今日來頭痛岑二謁告卧家來人已留數日恐渠食尽不能待且遣行尔後作得當寓述此物輩遇无意无思時滯端不可強二成亦不可傳尔懷蘇亭記謹諾竣叙本末來也子瞻論作文法須熟讀檀弓大爲妙論請試詳讀之公書字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觀

古人書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帑頗勝奕其廢日无使筆意便自有佳妙况見无外作夢州使宅記大為佳作未別有本有即奉寄彼上亦者士人可与其此者乎因書示諭作書但連一二帑書事不須憂幅類似不情未緣會面千乃為親自重

與趙伯允書 論文

李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鶩者也李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若要須讀得通貫因人講之百許年來詩非无好處但不用李亦如書字要須以鍾王為師

與朱和叔書 論字

承頗留意於李書脩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須以古人為師筆法須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古人論書以沈著痛快為善唐之書家稱徐季海書如怒視抉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况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才端正至

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而

回秦兄書

辱惠教書安勝為慰李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為辭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俎豆升車則寫和與之言奏樂則鍾鼓為之說故見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有工拙者君子雖欲盡心夫有所不暇相見乃盡之

每簡記承李問不怠為尉前得所惠書長讀頗有家法此事要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李古之功三月聚狼可至千里如是下才性之美何患不及古人但勿欲速成耳詩雖都無謝公定借去未取得來即遣去前承陳元已語有人問老杜詩如何是好趣但云直須有孔竅始得因思出見試道之比狂生熟讀前所惠詩卷如公相祭文語意甚善詩句極有風

度可喜合趣便似吾少游語然恨工在遣辭病在骨氣尔古之
聞道者請問治天下則對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文章
雖末孝要須茂其根深其源以身爲度以声爲律不加開鑿之
功而自宏深矣公誠以此言爲可則猶有一物爲公道之二十
年來孝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爲不少卓尔名家則未多美譽
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爲
冬斷可識矣承自屈訪逮故及此更占大方之家有所聞見幸
見教

與友人書

前承喻作木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氣萬
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列畫藻繪哉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
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頭豈可着畫竊深歎
惜以爲名言凡作序引後記爲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爾
足下深諒之

辛集五卷終

應如孝子

